

魏源撰

聖武記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聖武記 (全一册)

實價國幣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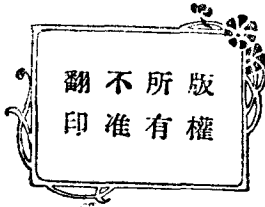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天馬

聖武記序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飈忽。軍閥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積藏。排比經緯。騁馳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敘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尙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於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權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

充軍吏。則赦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赦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墻。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胙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煥汗大號之日。必繚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遠。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道光二十有二載元默攝提格之歲孟秋相月哉生魄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敘於江都絜園

聖武記目錄

卷一 開創

開國龍興記一	一
開國龍興記二	一〇
開國龍興記三	一五
開國龍興記四	二二
開國龍興記五	三一

卷二 藩鎮

康熙裁定三藩記上	四一
康熙裁定三藩記下	五〇

卷三 外藩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六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六九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七四
康熙親征準噶爾記	七七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九三

卷四 外藩

目錄

乾隆蕩平準部記	一〇〇
乾隆裁定回疆記	一〇九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一五
乾隆新疆後事記	二〇
道光重定回疆記	二二
道光回疆善後記	三〇

卷五 外藩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三四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四三
西藏後記	五二
乾隆征廓爾喀記	五八

卷六 外藩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六三
俄羅斯附記	六九
國初征撫朝鮮記	七二
乾隆征緬甸記上	七六
乾隆征緬甸記下	八一

一

乾隆征撫安南記……………一八六

卷八 土司苗蠻回民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一九一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一九七

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上……………二〇一

乾隆再征金川土司記下……………二〇四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二〇八

乾隆湖貴征苗記……………二一二

嘉慶湖貴征苗記……………二一五

道光湖粵平獠記……………二一九

卷八 海忠民變兵變

國初東南靖海記……………二二二

康熙戴定臺灣記……………二二六

康熙重定臺灣記……………二三一

乾隆三定臺灣記……………二三四

嘉慶東南靖海記……………二三八

康熙武昌兵變記……………二四四

嘉慶寧陝兵變記……………二四五

乾隆臨清剿賊記……………二五一

卷九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二五二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二五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二六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二六八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二七四

卷十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二八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二九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三〇〇

嘉慶畿輔靖變記……………三〇四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三〇七

道光洋艘征撫記上……………三一三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三二五

卷十一

武事餘記兵制兵餉……………三三六

卷十一

武事餘記掌故考證……………三三三

卷十二

武事餘記掌故考證……………三三三

武事餘記事功雜述……

三六五

武事餘記巖武五篇……

三七六

卷十四

是記當海疆不靖時。索觀者衆。隨作隨刊。未遑精密。閱二載。重訂於蘇州。又二載。復重訂於揚州。如征苗。征緬甸。及道光回疆。向止一篇者。今皆增爲上下篇。其全改者。如廓爾喀。俄羅斯等篇。其半改者。如雍正征厄魯特篇。其餘諸記亦各有損益。至武事餘記第二十三卷。舊多冗沓。今移其瑣事。散附各記之末。而更正其體例。是爲聖武記第三次重訂本。道光二十有六載。魏源識於揚州旅次。

聖武記

邵陽魏源撰

卷一

開國龍興記一

維帝軒轅。晝并始遼。粵及有虞。州割十二。而遼以西。則割冀東北境。是爲幽州。遼以東。則割青海外境。是爲營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虛。有古肅慎氏之國。古孤竹國。在今遼西錦州府地。肅慎國在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地。肅慎卽女真之轉音。樵矢鬣駢射之本俗。至漢分爲三韓。蓋三汗並治之。天官書曰。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於碣渤。蓋東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終而成始。旁薄鬱積數千年。以有大清國。大清國之與也。肇有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至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我太祖太宗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其朝鮮蒙古。事屬外藩。別爲篇。今特先其收服滿洲諸部者。冠于伐明之前。以昭造攻自毫之本。

自山海關以東。留都之地。統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都之寧古塔在焉。黑龍江爲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裔也。遼起于黑龍江南。在白都訥之東二三百里。金惟盛京稍東之興京。則肇興景顯四祖及太祖發祥之地。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一千二百里。始祖歌多里城。居俄模惠之野。在寧古塔西南。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於茲。卽明代之建州右衛也。我太祖高皇帝生明嘉靖三十有八年。溯之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際。由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始祖。當在遼金未造矣。據開國方略。載天女所生始祖。傳數世而遭難。又數世而肇祖生。當不過十世內外。太祖實烏拉貝勒布占泰曰。我愛新覺羅上天降生。世數以來。遠近欽服。爾纔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明萬歷十有一年。太祖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聰睿貝勒。以景顯二祖以來。亦不知耶。此世數不遠之明證。明萬歷十有一年。太祖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聰睿貝勒。以景顯二祖之警。起兵討尼堪外蘭。率甲十三襲之於圖倫城。尼堪外蘭倉卒遁。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又討之於嘉班城。於

撫順邊外。皆不獲。初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者五六里。皆稱寧古塔貝勒。方太祖起兵也。同族之附明者。謂尼堪外蘭爲明所善。懼太祖招禍於明。聚誓堂子。屢謀除害。太祖有衆一旅。克兆嘉城。瑪爾墩城。皆險固之區。或鑿磴東馬而登。或單盾冒矢石而克。同族讐服。萬歷十一年。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鴨綠。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亦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庫一屬倫國之部四。屬倫亦呼倫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強凌弱。衆暴寡。而屬倫四部最強。在滿洲之北。惟烏拉在吉林其軍發哈達葉赫皆在與京之北。今盛京將軍所轄境內。皆以所居之河得名。烏拉輝發二河。入松花江。哈達葉赫二河入遼河。即明之海西衛。與建州衛野人衛而三。海西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偪處開原鐵嶺。乃明邊之外障也。東海三部。則皆野人衛。在寧古塔以東。瀕海島嶼。距明邊絕遠。羈縻而已。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衛。處遼瀋之東。世相仇敵。故尼堪外蘭遂遁。築城於鄂勒琿。恃諸部中隔。我兵不能往討。太祖乃先自近部始。萬歷十二年。以兵五百。攻棟鄂部之翁鄂洛城。萬歷十三年。攻渾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嶺城。與一弟三侍衛棄軍先進。渡河衝陣。龍騰虎蹴。以四人敗敵八百。十四年。復攻蘇克素護河之兀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哲陳部之託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于鄂勒琿城。罪人斯得。先是明歸我二租喪時。已給都督勅書十道。馬三十匹。至是又給龍虎將軍之印。及歲幣銀八百兩。萬歷十五年。命巴圖魯額亦都。攻哲陳部二城。阻漲渾河。聯繩而渡。跨堞而戰。身中五十餘創。卒克之。萬歷十六年。復克完顏部。時滿洲環境五蒙部皆服。全有建州。遂與海西部爲敵國。土產東珠。人獲紫貂。元狐。猓。獾。獐。與明市於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兵食日強。富有七年。又遣兵收服長白之鴨綠江部。盡有其衆。於是遐邇讐忌。知太祖志不小。遂協而圍我。萬歷二十一年。葉赫。哈達。輝發。烏拉。屬倫。科爾沁。錫伯。卦勒察。蒙古珠舍里。訥殷。長白山。九國之師三萬來侵。營渾河北岸。國人皆懼。太祖酣寢達旦。詰朝率諸貝勒拜堂子啓行。至古呼山。據險而陣。諭將士曰。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殪其前鋒。必反走。走而乘之。

必大克。時敵方攻赫濟格城。命額亦都以百騎挑之。敵罷攻來戰。葉赫貝勒布齋。科爾沁貝勒明安。身先督陣。布齋馬觸木而踣。我兵斬之。明安馬陷淖。棄鞍跨驃馬遁。衆軍遂潰。乘勝逐北。斬級四千。獲馬三千。鎧冑千。并禽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萬歷二十五年。葉赫哈達輝發四部。遣使來乞盟締姻。以其女弟歸太祖。是爲高皇后。初扈倫四部。哈達萬汗最強。且忠于明。爲葉赫輝發烏拉三部盟主。傳其子蒙格布祿。兄弟內鬩。遂爲葉赫所乘。哈達乞援于明。不許。請入捍邊。又不許。于是質其三子來告急。太祖命費英東噶蓋以兵二千助之。哈達旋惑葉赫貝勒之誑。令執我將帥以索其三質子。而襲攻我軍。于是太祖舉兵克之。盡降其城寨。明使以滅鄰來責。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時萬歷二十七年也。既而葉赫兵數掠哈達。太祖使詰于明。明人不問。哈達餓乞糴于開原城。明亦不與。哈達復降于我。于是明塞亡南關。是後我國始絕明貢。惟互市。萬歷三十五年。輝發貝勒以所部多叛歸葉赫。遣子質我而樹援焉。已又信葉赫貝勒之誑。索還其子以質于葉赫。所約之昏。亦背不來取。而築重城以拒守。是年彗星東指輝發國。太祖征之。輝發以亡。萬歷四十一年。征烏拉。初。布占泰陣獲于我。旋釋歸。使主其國。妻之以宗女。錫之以救書甲冑。三十五年。其所屬之瓦爾喀部來歸。太祖遣褚英代善費英東以兵四千迎之。布占泰以兵萬人阻之。爲我軍所敗。斬級獲甲各三千。師還。又遣褚英阿敏以兵五千。克其宜罕山城。布占泰懼不敢戰。執獻葉赫之人以和。并求昏上親女許之。四十年。復背盟。再侵我渥集部屬之虎爾哈路。欲娶我國所聘葉赫之女。又以鳴鏑射公主。太祖親臨烏拉河。克其沿河五城。盡焚其廬舍糗峙。許盟而還。布占泰復以其子質葉赫。怒我師。師至。布占泰以兵三萬逆戰。太祖身陷陣。敗其軍。先伏軍奪其城門。盡樹蠶幟。布占泰收敗卒不能入。遂奔葉赫。烏拉以亡。是秋。遂以兵四萬征葉赫。葉赫盡斂其鄉民保城。使懇于明曰。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矣。明使游擊馬時相率火器千。助葉赫。太祖服其七城十九寨。旋師。葉赫恃明之援。遂以所許我國之女歸蒙古。時我太祖天命之二年。明萬歷四十五年也。太祖既誓師警明。載撫順。夷清河。遂以天命四年。萬歷四十七年。春。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六師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于明。于是明有四

路之師。太祖覆其軍二十萬。是秋克開原。克鐵嶺。拊葉赫之背。遂圍其貝勒錦台什于東城。圍其弟布揚古于西城。攻東城之軍。先破其郭。士皆擁盾冒矢石。穴城陷之。錦台什登臺自燔死。布揚古以西城降。遂殲守葉赫之明兵千。于是明塞復亡北關。其扈倫四國外勞征撫者。莫如東海三部。及黑龍江之索倫等部。東海三部曰。瓦爾喀部。渥集部。又有最遠之使犬使臣庫負等部。黑龍江北則索倫錫伯達爾爾鄂倫春卦勒察等部。其種族散處山林。非有酋豪雄長抗衡上國而兩朝招攜之故。則見于天聰八年。太宗諭征黑龍江諸將曰。茲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國同。撫而有之。即皆可爲我用。攻略時。宜告以爾我先世本皆一國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外。是時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扈倫四部。皆平。始從事于東海三部。其用兵皆未嘗與大衆。其收服之人。即校其射藝。區其等第。編旗披甲。與兼弱攻昧之師不同。瓦爾喀部者。沿瓦爾喀河入鴨綠江。瀕海兩岸。皆其部落。在興京之南。近朝鮮。萬歷二十六年。遣長子褚英以千卒征之。取其安楚庫路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衆。三十六年。瓦爾喀部優斐城長。以五百戶越烏拉境來歸。遣費英東等以兵三千往護之。中途敗烏拉要截之兵。三十七年。與明盟誓。并以瓦爾喀部落之流寓朝鮮者請于明。明爲我諭朝鮮。察還千餘戶。太宗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大兵征朝鮮。我瓦爾喀之在其國者。二百餘戶。皆來歸。天聰九年。崇禎八年。命武巴海等以兵四百。自寧古塔往征瓦爾喀。收丁壯五百有六十。以地多島嶼。明年復分兵四路。每路兵二三百。各攜嚮導。造海朔。先後共取還島丁千餘。貂狐狍獮無算。崇德五年。命朝鮮以舟師攻瓦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來獻捷。是爲征瓦爾喀之師。虎爾喀部者。虎一作居。虎爾喀部。呼。居虎爾喀河。出吉林烏拉界。經寧古塔城北。行七百里。至三姓城。入混同江。唐書渤海王都臨忽汗河者也。虎哈即忽汗之音轉。萬歷三十九年。命額亦都以兵二千攻東海虎爾喀部之札庫塔人。三日克其城。俘斬三千。并招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三年。東海虎爾喀路長率百戶來朝。遣二百人逐之。御殿燕之。命願留者左。願歸者右。賜願留頭目八人。男婦各二十。馬牛各十。錦裘蟒服四時之衣。田廬器賄皆具。于是爭乞留。且轉招其族屬曰。上之征伐。非欲俘獲充賞也。乃欲收我爲羽翼也。天命四年。萬歷四十。遣卒千。征虎爾喀部。收其丁壯二千。其路長來降者。駕出城親款。列筵二百。男婦牲畜。田廬器賄

如前賜崇德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于黑龍江。混同江即黑龍江之下游。凡克三屯。招降四屯。獲男婦二千八百餘。牲畜貂皮虎豹皮稱是。是為征虎爾哈部之師。渥集部者在虎爾哈部之東。連山茂林。萬歷三十八年。以卒千征東海渥集部。取其三路屯寨。俘二千人。并降其虎爾哈路瑚葉路而還。又有自歸之經芬路寧古塔路。命額亦都以千人往遷之。為渥集之雅蘭路人所掠。遂擊收其衆萬餘而還。虎爾哈與渥集鄰。故有在其部中紅之東。自行入海。雅蘭河出長白山。三十九年。復以兵千。取渥集部之烏爾固辰穆林二路。俘千餘人。穆林背。在寧古塔東南。行二百餘里入海。是為征渥集部之師。外此東海小部。隨時略服。天命元年。萬歷四十年。征東海薩哈連路。乘舟沿烏勒簡河。取屯寨數十。八月至黑龍江岸。霜未降。冰結如橋。師遂濟。及還。上游復冰。甫濟而解。又招服南岸之諾羅路錫拉忻路。及使犬部音達瑋塔庫喇二路。南岸。故知此所獲乃黑龍江下游。即混同江也。錫拉河在寧古塔極東。自入海。天命二年。萬歷四十五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處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剽小舟二百。往盡取之。天命十年。天啓五年。遣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二千人。蓋東海諸部。在吉林寧古塔以東。與我隔於烏拉。又貪烏拉布市之利。甘為其屬。故自烏拉削平而後。威稜薄海表。今吉林將軍治烏拉故城。二十里。在盛京東北八百三十里。或云吉林。其所轄東西四千餘里。南北二千里。即烏拉諸部故境。蓋南沿鴨綠江。圖門江之間。及諸海島。為東海瓦爾喀部。北沿天烏拉河。松花江至混同南岸。則虎爾哈部。東抵長白山。陰則渥集部。今大都并入滿洲矣。再東北則為使犬部之赫哲。使鹿部之奇勒爾雅雅喀。又有庫頁部海島。表廣圻臺灣。近混同江海口。其島雜有赫哲費雅哈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為大。殆即國初剽舟濟師往取者。今與貢紹之赫哲諸部。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蓋禹貢皮服之島夷介翼青東境云。滿洲氏族源流考曰。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居虎爾哈千餘里。居烏蘇里江兩岸者。曰木倫部。又東二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雅喀喇。此二部即渥集部。皆東路也。又寧古塔東南有班吉爾。漢喀喇。去烏蘇里江四千里。二年一次。遣官赴尼滿河。收貢額。此南路也。自寧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者。曰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百五十里。居烏蘇里松花混同三江匯流左右者。亦曰赫哲喀喇。即使大國也。又東北行逾混同江七八百里。曰費雅哈。至東北海濱。距寧古塔三千五百里。曰至黑龍江等部。則天命以前。未嘗征之。自太宗天聰九年始。時有入奇勒爾。即使鹿部也。此皆北路。

賈索倫蒙於騎射。乃命副都統霸奇蘭率兵逾黑龍江。收撫其未服壯丁二千四百有奇。餘丁七千二百而還。崇德元年。索倫為科爾於部落侵掠。命來朝之索倫部長。速歸防禦。五年遣穆什哈等征索倫。俘其壯丁三千百有五十。六年并徵蒙古兵。征已降復叛之索倫博木果。擒其衆九百餘。蓋索倫營黑龍江極北。與安大嶺之麓。介俄羅斯及喀爾喀蒙古之間。挽強命中。洞熊兕。跡奔獸。雄于諸部。索倫村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南距黑龍軍所治齊齊哈爾城。千有四百餘里。在盛京東北二千四百餘里。天命間大兵雖一度黑龍江下游。即混未營至索倫。天聰崇德始臣絕域際東北海。于是遼金部落。咸并于滿洲矣。迨聖祖康熙十年。墨爾哲勒氏屯長來歸。編為墨爾根四十佐領。號新滿洲。二十八年。征服羅剎。闢地至克魯倫河。與安大嶺。于是科爾於蒙古。復獻出嫩江左右之錫伯卦勒察。及黑龍江北之達瑚爾。壯丁萬四千有奇。達瑚爾亦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與索倫同地。一作額爾古納河。精奇蓋打牲部落之錯隣蒙古者。故獻歸滿洲。分駐白都訥齊齊哈爾二城。編旗額。置佐領。皆隸于呼倫貝爾駐防副都統。而統于黑龍江將軍。呼倫泊貝爾泊皆黑龍江上源。據與于此。是為上京。故東三省伊犁駐防。自滿洲蒙古漢軍外。有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鄂倫春兵。卦勒察兵。共編佐領九十有七。皆打牲部落異於游牧之蒙古。非天聰天命間滿洲兵所

有也。惟寧古塔以東諸打牲部落。則皆不編佐領。隸三姓城駐防副都統。而遙統以吉林將軍。三姓城堂寧古塔為。即肅慎故址。

巨源曰。恭稽會典。八旗駐防之兵。有游牧部落。有打牲部落。游牧部落不一。以蒙古統之。打牲部落亦不一。我朝皆以滿洲統之。康熙以後。始以游牧之巴爾虎及厄魯特隸于黑龍江駐防。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族敵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言語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命文臣依國語製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竒矣。盛京與京境內皆老滿洲。此外居近吉林之錫伯人。居近

伯都訥之卦勒察人。居近琿春之庫爾喀人。分駐佐領。隨地隨時。編丁入軍籍。統稱為吉林之兵。伯都訥城北。顯俱同江。琿春。

春河。南入黑龍江北之索倫達瑚爾二部。晝長夜暫。北極出地五十一度。視京師偏東十度有奇。崇德而後。與東北之鄂倫春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是爲黑龍江之兵。自索倫騎射聞天下。於是後編八旗之達瑚爾鄂倫春等部。世皆索倫呼之。而吉林一軍。則但知爲新滿洲矣。女真兵滿萬不可敵。况傾東北海之精銳。殫兩神聖之訓練。夫何敵于天下。臣源又曰。方世祖之父關都燕也。命內大臣河溶。會統八旗兩翼兵。留守盛京。康熙元年。始設鎮守奉天等處將軍。十年始改稱鎮守盛京。鎮守寧古塔將軍。十年移駐吉林。二十二年。以寧古塔兵征羅刹於黑龍江。始設鎮守黑龍江將軍。是爲東三省。其後兵制增損。裁并不一。今姑據乾隆二十三年會典之數。則盛京將軍駐防兵萬有九千二百七十六人。轄副都統三。城守尉四。防守尉一。吉林將軍駐防兵萬有四千三百九十二人。轄副都統五。協領二。黑龍江將軍駐防兵八千五百五十七人。轄副都統三。總管兼滿洲蒙古漢軍索倫錫伯卦勒察巴爾虎達瑚爾鄂倫春。共東三省兵四萬二千二百有奇。其後移駐新疆。裁并不一。今東三省共駐防兵三萬五千四百有奇。國家大征伐。輒出虎符。選壯軍鋒。然乾隆征金川時。將軍阿桂溫福等。皆力言東三省道遠供億鉅。徵索倫兵一。不如調近省兵三。嘉慶征教匪時。上諭亦言調黑龍江兵一。其費可募鄉勇數十。則又不專恃留都常勝之兵。而各視其天時其地利。

附考

吉林黑龍江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卽謂之城。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選謫者亦居其中。餘皆散居名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柵城方拱。乾謫居寧古塔。作紀。導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芻秣。不存銀錢。以粟布交易。牛糞入田。則罰其直。雖章京不免。此國初締模之俗。近聞漸不如初。至索倫則遠在黑龍江之北。挽弓十石。能自縛于樹。射熊虎洞穿。負之而歸。馬有逸失者。雖數百里外。皆能踪跡得之。惟一經用後。卽不可識。音近蒙古。間雜漢語。故或以爲遼之後裔。不純滿洲云。女真爲諸嶺之轉音。格矢。擊發射之本俗。見高宗御製。惟滿洲兵究未聞石弩爲鏃之事。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皆無其證。惟國初吳兆驚謫寧古塔記之云。石弩出徧同江中。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厥色青紺。厥理如木。厥堅適鐵石。士人以之爲刃。知爲諸嶺弩矢之遺。會攜歸京師贈友。王士禛載之池北偶談。蓋產顯海口無人妻聞。

故御製官書皆未之及。又東海魚皮使犬諸部無考。亦惟此記載之。曰由寧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明哈喇土城。即五國城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卽雁集也。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准出紫貂元狐海獺灰鼠水獺鷹鷂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船。江行泊寧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宴。弁出部頒袍帽靴襪。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費雅哈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雅哈二部皆不雉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褲。以魚皮爲衣。柔軟可染。富者以雕翎蓋屋。貂皮元狐爲帳。狐鼠爲褥。虎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賈直有信義。商賈賒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朝廷擇其材武者賜以官職。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寧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卽新滿洲也。記又言寧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嶺。有金時上京故城。東三里覺羅村。卽本朝發祥之所。寧古塔在黃龍府東七百餘里。與高麗之會寧兩府接壤。木城二重。國朝新遷距舊城六十里。內城周一百里。將軍親兵居之。城周八里。各旗人居之。漢人居東西兩門之外。康熙初吳逆叛。滿兵徵調兵。始令漢人居城內。後十餘載。又有選軍國侵黑龍江。掠部落。紹畜鋒甚銳。其國都在大西洋。相去萬里。兵強猛。善火器。有西瓜炮者。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至其營。始裂將軍奏調兵水陸進討。鑾車國旋請和。鑾車卽羅刹之轉音。乃鄂羅斯之部落也。流人始免。戎役之苦。三條皆足備滿洲。掌故記又言國初寧古塔極寒。三春晝夜風霾蔽天。七月卽有白鶴下。不能飛起。數日霜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解。草木尙未萌芽。夏則有哈湯之險。泥淖數百里。人依草墩而行。稍傾側人馬俱陷。故商賈裹足。近則漢人日衆。氣漸和暖。草土橫鋪。樹木歲時修理。商旅張集。百貨駢闐。迥異曠曩矣。南門臨鴨綠江。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林木稠錯。鯉鯉編鮓。肥庶甲天下。人參生深山。草藜舊多且賤。然在本地。服之不效。兆驚初至戍時。煎參半斤。服之。反泄糲半日。惟江水自長白山下流出。號人參水。冬月飲冷亦不傷脾。故遷客至此。從無不服水土。且羸弱皆健。五穀惟無稻。米升價十位。惟燕客用之。有烏躡草近水而生。長細溫軟。薦履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貂參均號寧古塔三寶。冬至縱火燒荒。則來春草木更盛。五月盡。放營馬於數百里外。水草處。七月抄馬肥始歸城。各辨其尾牌而領之。四季出獵行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卽歸者。謂之打小圍。秋則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八旗列陣而行。兼旬始歸。歸則虎豹熊豕獐鹿狐兔雉鷄。車載駝負。不知其數。獵犬猛者能搏虎豹。鷹有海東青能捕天鵝。日能飛二千里。皆上進之物。鷄極大。而多。惟用爲箭翎。云兆驚諺。成二十有三年。放歸。行三日。過石頭甸子。其石岡闊三十里。長三百餘里。嵌空玲瓏。下有旒漸巖。後。第三日進大烏稽。烏稽卽雁集之轉音。又名窩集。卽老林也。松林千里無際。皆太古時物。車馬橫

逾六十里。不見天日。微風震撼。濤聲澎湃。時鳥號颺。略不畏人。初入林口。行人各取身旁小物。懸樹以敬神。夕宿嶺下。滿兵取大樹皮二三片闊丈餘。鋪如船篷。可容坐臥。取所獵獐鹿炙割而食。夜半忽聞怪聲。山崩地裂。則千年枯樹摧折之聲也。第五日復至小島。積三十里如前狀。第七日忽渡松花江至烏拉。有廠造大船以達各路。有將軍鎮守之。即吉林矣。由烏拉八驛至柳條邊。其地垂楊數百里。前朝所以界中外。今有章京守之。以詰往來。又十五里至開原驛。又三十里至鐵嶺縣。又三百十里至奉天府。

東三省駐防兵。有老滿洲有新滿洲。猶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國初收服諸部。凡種人之能成數佐領數十佐領者。咸歸于滿洲。若東海三部。扈倫四部。今皆無此名目。蓋已歸入滿洲故也。其他壯丁散處。隨時編入旗籍。時零不成一佐領者。則以新滿洲統之。國語所謂伊微滿洲也。此皆崇德以前所服之部落。其崇德以後所歸服則并。不謂之滿洲。而各仍其原部之名。若黑龍江以南之錫伯。之卦勒察。之巴爾虎。黑龍江以北之索倫。之達爾賚。皆各設佐領分隸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既不得以滿洲呼之。又部落雜錯不一。于是以騎射最著歸服較早之索倫。檄之。故吉林黑龍江各部。世皆概呼為索倫。以別于滿洲。其實索倫不過一部之偏名。非各部之總名也。至混同江南岸寧古塔以東。復有赫哲部奇性喀部。混同江北岸之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使犬之赫哲。亦謂之魚皮部。不編佐領。惟設鄉長姓長。歲貢貂于寧古塔。鄂倫春有使馬使鹿二部。使鹿鄂倫春。在使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又有不編佐領之使鹿部曰奇勒爾。曰雅費哈。與海中之庫頁島。皆更在鄂倫春之外。每歲不能以時至寧古塔。則以六月期集于三千里外之會祿鄉。而章京丹行如期往受之。斯則不惟非滿洲。亦非索倫等部。幾同土番羈縻矣。會典雖不隸于理藩院。然皆赫費雅喀來京娶婦。則禮部光祿寺供筵。盛京工部供薪。曩時如蒙古。蓋康熙中以魚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導之。歲時納聘。吉林將軍預購民女代宗女。乘以彰輿。故之云。要之使犬部在混同江以南。其海近朝鮮。使鹿諸部在混同江以北。其海近鄂羅斯。故朝鮮亦有契站。而鄂羅斯亦有鹿車。其使馬鄂倫春。以水支帳。行則駝載。止則張架。直同蒙古。惟不牧牛羊而專捕貂。性為異。又考東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湮集之故。湮集者。漢語老林也。長白山隔互混同江寧古塔與京之南。樹海幾天數千里。萬產積盈。優密紹鹿。利盡表海。鴨綠江圖門江松花江。北流會嫩江黑龍江入海。其下游統名混同江。則混同江所入之海。真鄂羅斯之北海。非遼東朝鮮之渤海也。語北海祀典者。其曷以尊帝鄉大王。會乎。錢塘瀕一鵬塞外雜識曰。五國城。在寧古塔東北七十里。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白山之上。江源之旁。有十二峯。環峙如屏。三江水出其東西北三面。其江水麓地最肥。滋生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土人惟知漁獵。